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张新泰 主编

新疆哈萨克族中短篇小说精选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哈萨克族 中短篇小说精选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哈萨克族中短篇小说精选/马雄福,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12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ISBN 978-7-228-17273-3

I.①新… II.①马…②阿… III.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6274号

◎ 出版统筹 刘光宏 李颖超 刘 巾

◎ 责任编辑 李颖超

◎ 装帧设计 雅集书坊/王瑄+谷雨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编 830001

制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6开

印张 20.5

字数 230千字

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册

定价 41.00元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春天(代序)

张新泰

新疆,中国西部之灵壤,这片多情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众多的古老民族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唇齿相依、命运与共、团结和睦、互相帮助、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流血流汗,共创璀璨文明,共同为祖国繁荣、金瓯永固、社会经济文化昌盛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新疆是历史上四大文明的唯一汇聚地,文化多元和文化交流是新疆文化的两大特质。在这块土地上,文学如山泉般汨汨溢出,自然流畅、清冽甘醇。汲取着这块土地精华的新疆各民族作家情不自禁地拿起手中的笔,书写这块土地的神奇,书写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书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敏感细腻、宽广辽阔的心灵世界。

在这民族文学的大花园中,各民族创作的大量优秀文学作品,以昂扬的民族精神、独特的民族生活,为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多民族文学创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融合促繁荣,交流添活力。在现阶段,如何将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及时翻译介绍给全国各地的广大读者以至世界各国的读者,如何将汉语文

学作品翻译介绍给各兄弟民族,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中影响深远的大事。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是沟通各族人民思想感情的重要桥梁与纽带,传承、交流、融合、创新,现代文化的引领,给盛世中华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了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

30卷本的《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以下简称《译丛》)就是献给这个绚丽春天的一束美丽的花朵,它是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国家“十二五”时期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同时又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重大出版工程项目。收录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等民族的母语翻译作品。这是第一部囊括了新疆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集。整套丛书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学由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转向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与长足进步,同时成长起一支初具规模的优秀的民族文学翻译工作者队伍,向国内读者译介了一大批各少数民族优秀的民间、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其中有些作品还经由汉文译本转译为外文,广泛介绍给世界。这对于增进国内外对新疆各民族及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增进对各民族繁荣进步的历史进程的认识,进而增进对党的民族政策成功实践的认识,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过去翻译力量的不足,民族间文化交流不够广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发展。随着国家文化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这种现象逐步得到良好的改善,为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提供了契机,奠定了基础。

出版《译丛》,能够深入挖掘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使一大批用母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在继承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与特色的同时,学习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从而不断提高创作能力、艺术修养和文学素养,激活民族文化和促进民族文学的繁荣。

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写作,可以原汁原味地反映本民族的生活,得心应手地表达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但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因为语言的局限,不能有效地传播本民族文化,因此,将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汉文介绍给读者,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这批翻译作品会成为世界了解他们的一个窗口。对于进一步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的同时又加强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跨文化传承,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与和睦、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国内图书市场上独具特色的品牌,成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经典文库”,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评论家和学者们提供有价值的文本依据。

同时,我们还期望《译丛》的出版能团结起一大批有志于从事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专业和业余的作家、翻译家,齐心协力,持之以恒,共同推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与进步。我们更加期望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作品,了解新疆的少数民族,从而使运用母语创作的作家,突破本民族读者范围,走出新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为了遴选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我们首先与自治区文联、自治区作家协会、自治区翻译家协会联合,筛选出近20位各民族作家的个人优秀作品和上百位作家的各民族多人作品合集,并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翻译

队伍,力求在编辑出版30卷作品的基础上,对新疆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家、作品进行深入调研,以掌握母语创作作家、作品、翻译、刊物的状况,进一步完善作品推荐程序、翻译作品的保障机制等工作,使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事业更加有序健康地发展,将更多更好的少数民族母语精品力作通过高质量的翻译呈现给广大读者。

《译丛》的出版能够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和编辑人才的培养,推动各民族的文学作品译介,推动文学作品的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互译工作。对于读者了解新疆,认识新疆,对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译丛》是繁荣新疆文化的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队伍的成长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第一次以新疆少数民族作品汉译本的形式出版,填补了新疆出版业的一项重要空白,也使少数民族作家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怀。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继续策划、编选、翻译出版更多更优秀的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奉献于读者,奉献于社会。我们期待《译丛》一花引来百花开,一同汇入祖国百花齐放的春天。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使更多的人关注、关怀、关爱少数民族文学这块沃土,使其在共同辛勤的耕耘中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繁花似锦。

目 录

起 点	郝斯里汗/著 中任等/译	001
蓝宝石	马哈孜·热孜旦/著 阿里(撒拉族)/译	022
愿太阳永在	阿布旦拜·巴捷耶夫/著 阿里(撒拉族)/译	035
婚礼之夜	乌拉孜汗·阿合麦托夫/著 李万翔/译	055
蓝 雪	朱玛拜·比拉勒/著 叶尔克西/译	067
如诉的琴声	贾合甫·米尔扎汗/著 星星/译	070
群山与莽原	艾克巴尔·米吉提/著译	078
石头上的马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著译	085
荒漠花	哈力木别克·阿别提/著 韩玉文/译	095
觅	阿布德哈孜·扎汉/著 阿里(撒拉族)/译	102
神秘雪山	巴依阿赫买提/著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译	130
灵 羊	合尔巴克·努尔哈力/著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译	142
翡 翠	胡玛尔别克·壮汗/著 阿里(撒拉族)/译	150
邻居家的女人	柯依达西·朱班尼西/著 努尔兰·波拉提/译	187
祥和温馨的家庭	海若拉·巴彦巴依/著 玛力古丽·巴拉汗/译	218
幸福之歌	吐尔逊别克·朱玛拜/著 阿依努尔·朱玛什/译	228

迷者归途	热斯拜·托合坦/著 韩玉文/译	276
牧人私语	巴哈尔·别尔德别库娃/著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译	292
两艘沉船	艾多斯·阿曼泰/著译	310

起 点

郝斯里汗 著

中 任 等 译

—

当搬家的牲畜动身以后，翻身上马的玛丽亚不住地回头向后面瞧着，眼里流出了颗颗晶莹的泪珠，顺着没有皱纹的白脸庞一直流到了咖啡色的围巾上。弓腰的紫色马仿佛也体会到女主人的心情似的，慢腾腾地迈着步子。

她的丈夫贾帕拉克赶着驮粮食的牲畜，在她前面一路走一路嘀咕。

满面怒气的贾帕拉克，把牲畜快要赶到塔思特沟口时，他用自己的长套马杆，督催着那些一会儿碰着这块石头一会儿又碰着那块石头的牲畜说道：“喂，臭东西！”他用怀疑的眼光不断地朝后看，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那个坏蛋是不是又来找她了？……”这个念头被他骑着的短尾巴枣骝马和驮牛的脚步声打断了。

贾帕拉克又想到了别的事：“一个真正利索的小伙子，一年只能挣到一头牲畜。什么样的小伙子除了家庭开支外，一年能挣三头牲畜？我以后用牲畜挣牲畜，把我的两匹马牧放一个夏天，等到膘肥以后，就可以挣上两匹。再把

两匹公牛租出去就可以解决一冬的粮食了。库地雅尔就会给我解决一两头奶牛的问题。我不是已经实现了他的要求吗？亲戚到底是亲戚。俗话说：‘苏也木比喀尔思近。’^①他到底是我的舅父，因此他对我受的侮辱很表同情。阿斯哈尔这小子，犁铧轱辘也会叫你双脚朝天，让你丢个大脸！”他正想得入神的时候，老虎色的公牛驮着的那条花口袋，被一块大石头扎坏了。接着玛瑙般的红麦子簌簌地漏出来了。贾帕拉克慌忙地翻身下马，一手挡住漏洞，嘴里打着呼哨；另一只手去拉缰绳，因为别的牛都走了，老虎色的公牛也要挣脱他往前赶，贾帕拉克被弄得手足无措，他深陷的眼睛慌忙地东张西望。本打算解开他的腰带来塞住，可是抽不出手来。倘若放开右手，麦子就会往下漏，要是放开左手，牛就会往前跑。贾帕拉克气得朝牛身上踢了一脚。他伸长公鸡般的脖子向后面喊道：“喂，狗养的，你快走吧！真倒霉，我什么时候能扔掉你！”最后他才勉强踩住了缰绳，解开了自己的腰带，塞住了口袋。他刚把缰绳绑好，从山沟的转弯处出现了玛丽亚。他气愤愤地说道：“喂，你向后瞧什么？瞧你爸爸的尸首？！你骑的又不是狗，走快点不好吗？”被这句粗暴的话惹恼了的玛丽亚很想顶他一句：“我爹和你爹的尸首都在那儿！”可是宽宏大量的玛丽亚却用理智控制着自己，她温和地说道：“怎么啦？”

“嗯，你还问怎么啦？你没有看见？”他双眼盯着撒在地上的麦子说。

“你的幸福已经播种在山沟里，到秋天就可以丰收了。”玛丽亚气愤地说着，鼻腔里哼了一声。

脱了缰的老虎色的牛，拼命朝前奔跑。清晨的寒冷袭击着他，他皱着眉头看了一眼玛丽亚，拉着套马杆就上了马。他嘱咐道：“快点走，这地方的大块石头，会把我们的东西刚破的！”

紫红色的奶牛，对这儿的山路已经很习惯了，所以它领着自己的牛犊一股劲向前跑。在很多的小块石头中间，除了马走的羊肠小道以外，再没有旁的路了。驮牛一头跟着一头，拉成了一条长线走着，贾帕拉克和玛丽亚落在后面，两人默默地走着。只有贾帕拉克有时发出赶牛的哨声。当牲畜从细叶柳中间

^① 苏也木比喀尔思近：“苏也木”是大拇指与食指之间的距离，“喀尔思”是大拇指与小指之间的距离。

走过时，紫色的牛犊就掉在后头了。在长长的套马杆的督促下才过了河。这时，奶牛转身等待着它的牛犊，只见花牛犊猛然冲到前面去，气得大牛用角一抵，就把它抵到崖边的河里去了。

贾帕拉克慌忙跑过来叫道：“这个该发炭疽病的，它把牛犊顶下河去了！”

玛丽亚带着一肚子怨气说：“嗯，‘碰着冒失鬼，山羊就倒霉’。要不把剩下的这几头一个一个给顶下去才怪呢！”她想超过前面的牲畜，可是没有办法过去。贾帕拉克把瘦瘦的花牛犊挟来挟去，始终没扶起来。他叹息地说：“唉，没良心的，平日为什么不好好地养它？”

两头前腿摔断了的牛犊，翻了翻眼皮，仍然直挺挺躺在那儿。原来这头牛犊就是贾帕拉克全年挣的三头牛之一。他最近才用三斗麦子把它换来的。当他像个念经的毛拉^①似的跪在牛犊面前的时候，玛丽亚对他说道：“它不是因为干瘦而死，俗话说：‘没有吆过羊的，就会把羊吆死！’你把它从荒山里赶来赶去，赶死了还埋怨人家。现在快把它宰掉，免得受罪！”

贾帕拉克痛苦地叨念着：“胡达，你可怜可怜我吧！”

“摔死花牛犊的不是胡达，只怪你自己！倘若你一脚踢翻了你前面的幸福，倒霉就会永远跟着你！你跑进山沟里，谁会白白地给你东西？”玛丽亚皱起眉头走开了。

贾帕拉克硬要搬家的事，已经闹了很久了。

有一天，贾帕拉克在路上碰见他的舅舅库地雅尔。库地雅尔勒住淡黄色走马的缰绳对他说道：“……对，阿斯哈尔想害你，我老早就听说过了。你的老婆千万不要有两个姓。阿尔巴依这句话说得一点不假，她反正是走上了‘女人喜欢出名的小伙子’这条路。唉，谁不愿穿绫罗绸缎，谁不爱美女？我虽然没有见过你的老婆，可是我听说过：她很漂亮。他俩相亲相爱，也是这个缘故。你以后在这方面要多注意。”库地雅尔说到这儿，声音渐渐大了。他把脖子伸了伸，装着同情贾帕拉克似的说道，“你想想，难道你的智慧和劳力就不及阿斯哈尔吗？这样看来，阿斯哈尔恭维你的老婆，不是没有打算的！”

① 毛拉：伊斯兰教教经文的人。

库地雅尔的话,引起了贾帕拉克的疑虑:“是的,阿斯哈尔对妇女常常说:你们学习玛丽亚的榜样。又说,玛丽亚,你自己去对妇女们解释吧!”他又想到几年以来,她都没有怀孕,也许医生的药方帮助了她?不,胡达没有给的,难道医生还能给?人家说我贾帕拉克,真像一只猫头鹰跟着她走。

库地雅尔看见贾帕拉克正在沉思,便对他说:“贾帕拉克,你是我的外甥,我知道你的为人。阿斯哈尔也在我手下放过羊。他是最狡猾的人。特别是打人家老婆的主意,办法很多。哈萨克人有句谚语:‘人的语言能使云彩千变万化。’一点也不假。他的舌头像油,心灵像刺。我起先认为他还可以做个好人,对他好极了,以后才发现了他的真面目,阿吾勒的人都咒骂他,我便把他辞退了。而他现在是你们的头子,你们服他管。他叫干啥,你们就干啥。你离家已经三天了,他为啥不派别人,偏偏派你出差?这里面就有文章。你说你女人忠实,可你要知道,她们是贪婪的。拿阿斯哈尔来说,他现在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他的面孔又逗人喜欢。不管怎样,你的妻子总是爱他的。我们先人说过:‘切不要相信骑着的骏马和抱着的情人。’”他吐了一口唾沫,假装同情地看了一眼贾帕拉克。骑在深灰色马上的脑袋一点一晃的贾帕拉克完全相信了他的话。对老婆怀疑到了极点,他感叹地说:“我们前人说得多么正确!”过了一会儿,库地雅尔又问道:“你有几头牲畜?”贾帕拉克答道:“谢天谢地,大小有六头。其中有四头是驮畜。”库地雅尔为了试探贾帕拉克是否讨厌合作社,就故意问道:“听说入了合作社后,光没收驮畜?”贾帕拉克对合作社没有丝毫怀疑,他说:“不,在合作社的收入是根据各家人力和畜力定的。”

“真可怜!你们这样的人,有四头驮畜就能挣到四头牲畜,而你们加入合作社就办不到了,甚至于不敢把自己的牲畜说成是自己的。不过你说不加入,他们也是不会勉强你的。”

“唉,舅舅,要不是你说的外甥媳妇和阿斯哈尔的关系,合作社对我们并不坏。起初我们也害怕参加互助组,可是入社以后,完全避免了饥饿和贫穷的生活。现在所说的几头牲畜,是参加合作社才挣的。”

“你真够天真!我那位去世的姐夫也很老实,你简直生得跟他一模一样。所谓‘互助组’不过是合作社前面的一个诱饵罢了。你自己说在组里买进了一匹马、一头公牛,还有其他东西。你入社后,连一只羊羔也买不来。贾帕拉克,

你真是傻瓜！”库地雅尔说着，便哈哈大笑起来。

贾帕拉克问道：“你有什么吩咐？”这话恰巧说中了库地雅尔的心怀。

库地雅尔早就反对哈萨克人组织合作社，特别反对阿斯哈尔领导的这个合作社。另一方面，库地雅尔当作春窝和秋窝的这一块马莲草地，马上就要变成耕地了。因此他使用一切手段来挑拨贾帕拉克去反对阿斯哈尔，也为了报复阿斯哈尔。于是，他说道：

“以后我们都会加入合作社的，现在不妨袖手旁观。首先，你应该脱离阿斯哈尔。他甚至为了那个女人，会谋杀你的生命，因此你应该避开这个灾祸。假使别人能听你的话，你也劝劝他们暂时不要入社，可是不要用我的话来讲，而是用你自己的话来讲。怎么样，你们中间有没有跟阿斯哈尔闹意见的人呀？”

“嗨，舅舅，我们中间哪有像你这样认清阿斯哈尔的人？我们都是傻子，都把阿斯哈尔当作是圣人。”

“呵，你自己没说过不参加这个合作社？”

“没有。现在你叫我怎么办？我一跟你的外甥媳妇讲，她准会说，我们宁死也不脱离合作社，我们什么时候吃过他们的亏？”贾帕拉克说到这儿，库地雅尔便露出了牙齿大笑起来。他停了一会儿说道：“你虽然吃亏，她却占了便宜。”他狡猾地眨了一下眼睛，摸了一下胡子，又说，“外甥媳妇不愿意离开，主要是舍不得那个未婚的小伙子！”他的话使贾帕拉克非常难受。他那双陷进去的黄眼睛，几乎要掉泪了；他那赭色的脸上出现了像火麻一样的细毛。他气得把自己的马抽了一鞭子。

“我赌咒，我马上就离开他们。”

库地雅尔发现自己点的火种已经在对方的胸膛燃烧起来了，高兴地勒住缰绳说：

“好，你不要说看见了我。你要说了，阿斯哈尔就会诬赖我，说我来煽动你。”

他们走到芨芨草地和塔斯特两座山口的交叉处，库地雅尔说：“我到下面庄稼地去，晚上就回到你那儿住。”他们彼此点了一下头，库地雅尔便拉着马下坡了。

太阳落山了,贾帕拉克离开了库地雅尔后,加快了速度。他又想起阿斯哈尔来:“‘人不要两个姓。’人呀,人呀,可千万不能相信人。玛丽亚,你心中原来插了一把刀。众人还说我很幸福,碰着这样一个好女人!她这样胡来,我还有什么幸福,我哪点不及阿斯哈尔?我们之间的区别:他有二十岁的热病,我有四十岁的冷霜。他妈的!……阿斯哈尔,我叫你看一看!”一路上胡思乱想的贾帕拉克,究竟怎样回家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重新把飘飞着的衣襟压在胯下,心里猜疑着,这三天来,不知道他们怎样了?

当贾帕拉克到了家,下了马的时候,阿斯哈尔和玛丽亚一同走出房子来接他。他认为自己想的一点都不错。当阿斯哈尔替他拴马,向他问好时,他的黄色眼睛仿佛鸽子见了兔子似的向阿斯哈尔盯了一眼,他想找他的别扭,可是找不到借口,就转过身子,把黑马捆得紧紧的肚带松了松,从马鞍上取下了自己的花裕祥,进房子去了。

太阳快落山了,库地雅尔来到了贾帕拉克的帐篷里,仿佛很久没有见面似的向贾帕拉克问好,又借着室内微弱的灯光,仔细地看了看房子。黑帐篷外表尽管不美丽,但内部摆设却是城市的式样。

“您是不是进城开会去?”贾帕拉克问道。

“不,我参加开会干吗?我进城不过是买点茶叶和一些零碎东西。”库地雅尔瞥了一眼正在擦茶壶的玛丽亚。

支着胳膊纠结着的贾帕拉克抬起头来,说:“呵,你们合作社没有茶和面吗?”

“有,不过这些东西到了我们那儿就贵了,起码每样东西要贵五角。不知是政府故意卖给哈萨克人贵一些呢,还是干部们这样做的。”

贾帕拉克认为这句话说得不对,就说:“不都是一样吗?你自己进城购买比这还贵。一个人一天的工,加上马的租金,不是超过了市价吗?”说着向库地雅尔看了一眼。

“呵,那是他们的算法,我们哈萨克人不会这样算的。我们的马不进城,也整天骑着,即使不骑,也是整天拴着。”

玛丽亚听了,温和地解释说:“他们把东西从城里运到这儿,加上运费,所以价格就比城里贵一点。”

她铺开了包着很多镶的桌布,就开始倒茶。库地雅尔喝茶以前先念了一声“比斯明拉”^①,就把一块镶放进嘴里去了。镶块在他干渴的口腔里转来转去。库地雅尔端起碗装着喝茶,偷偷地瞧了一眼玛丽亚。他的老眼睛首先盯住了玛丽亚那像宝石一样的黑眼睛,眨了一眼以后,又把眼光移在她围着深灰色围巾的玉颈上,从头上一直瞅到她高高的乳房。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贾帕拉克多么幸福! 这样的美人,怎么到了他的手上。如果阿斯哈尔真没有偷她,她就简直是个女圣人!”

他端起自己的茶向玛丽亚敬了一碗。这时茶壶里的茶喝完了,玛丽亚收拾了饭碗就出去了。库地雅尔的老眼睛送走了玛丽亚窈窕的背影,又回到原来的思想上。他偏着身子向贾帕拉克说:“你们跟这些汉族人的关系搞得怎样?”

“这些汉族穷人和哈萨克穷人很久以来就很熟。他们过去不是地主的雇工就是牧工,我们和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要离开他们,主要是因为阿斯哈尔的事情。”贾帕拉克说着,叹了口气。

库地雅尔并不赞成贾帕拉克的话,但他还是尽量拉拢他,又说:“就是,就是那个阿斯哈尔在中间挑拨。他自己不露面,就去支使那些黑心肠的傻瓜和你这样的老实人。我们向来没有做过坏事,我们对得起哈萨克人。但是由于阿斯哈尔的陷害,我被劳改了一次。”

“那是由于你跟随了土匪,所以劳改。”

库地雅尔觉得贾帕拉克话头不对,就转变了话题说:“那就别提了,当时的环境就是那样。不过,阿斯哈尔生性残酷,他要是个好人,还会打你的主意吗? 天呀!”

接着,库地雅尔又假惺惺地说:“我同情你两点:第一,阿斯哈尔把你欺侮了。第二,你死去的爹,是个虔诚的教徒,而你跟这些汉族人的饭具都混在一块了,使我很痛苦。今晚我虽然住在你这儿,可是想到你的碗和勺子,我就担心。我看你们的面子才勉强喝了你的茶。”他一边说,一边想:“可不要让这个

① 比斯明拉:意为“用真主的名义”。

心直口快的人明天传出去,别人知道了就会说我挑拨他。”于是他又狡猾地说,“这句话是我把你当自己人才说的。要是别人听见了,那就会出乱子!千万不要泄漏出去!”

“要是你相信胡达,你就相信我吧。你这样同情我,我怎能说你的坏话!你担心的两点都是对的。要是哈萨克人害怕到我们这儿来,那不是惊动了我们祖先的鬼魂吗?那个阿斯哈尔,我要不给他一个难堪,我就不是人!”他满肚子的气愤都表现在鹤嘴锄似的前额上。库地雅尔听了他的话,振作了一下精神,得意地说道:“向你们那些哈萨克邻居说,应该怎样当穆斯林,这是你的功德。你不要对那些年轻人说,而要向那些年老的人说。”说着,他用手拍了一下走过面前的一只黄猫,又说,“这些话,你明天不要说,等过几天再说。”他向门口看了一眼,又问:“你怎么向阿斯哈尔报仇呢?”

“那有什么,他给我分派事情,我就表示抗拒,不接受,以后我就搬走。”贾帕拉克好像祈祷似的向上伸出两只手来。库地雅尔笑了笑,把他的手推回去,说道:“这是因为你太老实,所以阿斯哈尔和你的老婆才欺侮你。他怎样侮辱了你,你就怎样去丢他的脸。这样你才算报仇。最好是破坏他们的工作,大家就会恨阿斯哈尔!我想给你出个主意,又怕你嘴里搁不住话,泄漏出去。”

贾帕拉克着急地说道:“舅舅,我向胡达发誓。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为了报复他,你叫我干的什么事都由我担当!”这时贾帕拉克的黄脸激动得发红了。

库地雅尔把眉毛捋了一下,心想:“嗯,我的傻瓜,这回你上了我的圈套了。”

“那我告诉你,你从破坏他的牲畜、农具开始,再给他们一个难堪。不要约束她,叫她自由活动。有一天,当他俩在一起谈话时,你就抓住他们,向大家揭发。以后阿斯哈尔的面子就扫地了,这样你就报了仇。俗话说:‘一个人光顾办喜事,另一人就去偷他的羊。’当我们只顾谈话时,你的老婆怎么不见了?”库地雅尔这句话完全是为了气他而说的。听见外面有声音,他伸长脖子向贾帕拉克耳语道:“在最近一两天,你别跟你老婆吵嘴……”库地雅尔的诡计,多得他听不完。他糊里糊涂地听着。这时候,玛丽亚进来了。贾帕拉克温和地说:“给舅舅把被褥铺好。”库地雅尔得意地看着玛丽亚,心想:“要是早几年看见了你,我就叫贾帕拉克上上当。”